

16mm

周渔的火车



二〇〇二年必看影片

戛纳电影节参展影片

巩俐

梁家辉

主演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渔的火车/北村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3

ISBN 7-5063-2322-2

I. 周… II. 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2869 号

周渔的火车

作者: 北 村

责任编辑: 黎云秀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版式设计: 秀 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88 千

印张: 12.7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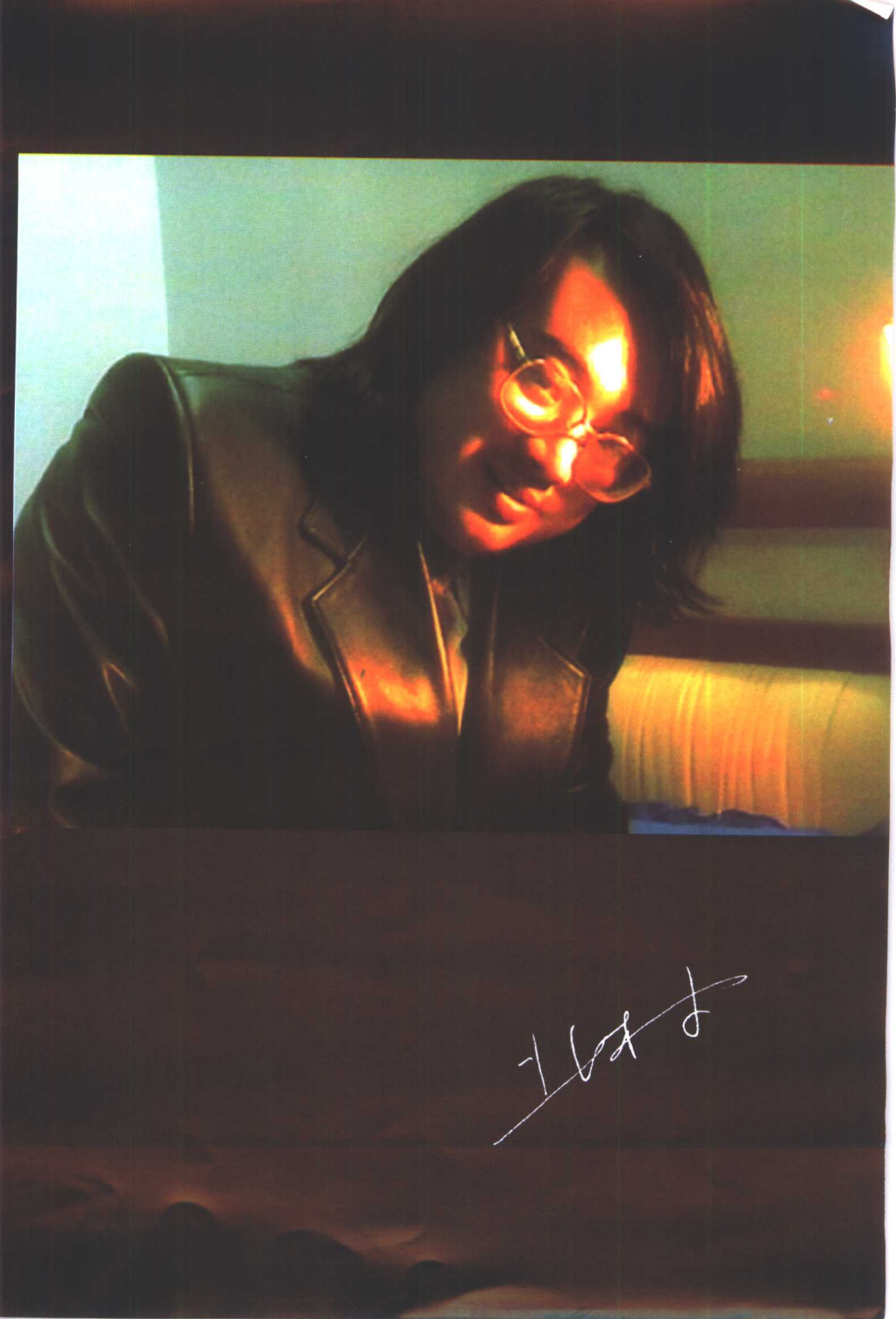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63-2322-2/I·2306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1628

周渔的火车

作家出版社

北村，原名康洪，当代著名先锋派作家之一。1965年生于福建长汀。20岁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，17岁开始发表小说。著有小说集《聒噪者说》，《玛卓的爱情》，《长征》；长篇小说《施洗的河》与《老木的琴》等数百万字作品。

序

作家出版社朋友要我出一本作品精选，我觉得我写的小说要么没有精品，要么全是精品。我对精品一词感到羞愧，但又对自己的行为坦然。从写第一篇小说起直到现在，我惟一对得起读者的是，我总是以真诚面对你们，我从来不为文学之外的原因去违背文学的规律，或者违背良心。这是最后一根真实的管道，请保留它的某种纯粹吧。

我试图采用别的方式谋生，比如像斯宾诺莎一样，磨玻璃。当然，我尚无能力找到这么有意思的职业，目前只好写电影电视或者做电视节目，很少人知道我能做出高质量的电视节目，让很多专业人才自叹弗如。我在此决不是反对以文学养生，我相信我的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控制力，可是我没有。就是说我一旦纯粹用文学养生，我就难免不继而靠它发财。我的意志薄弱，我会巧妙地利用我的文学，不露痕迹地炒作它然后悄悄地改变它的性质，最后改变了我自己的心灵。

我的方式是远离。我介入影视的其中一个工种：编剧。就像其他工种一样，如音乐，美术。我审慎地选择题材。我

不能对整部片子的质量负主要责任，我只能对我的原著负责，或者对我的剧本负责。这本书取名叫《周渔的火车》。发表的是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，原名《周渔的喊叫》。当然，我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。

某日，导演孙周携助手飞抵福州找我，要拍我这部作品，并称要让巩俐尝试从未有过的复杂的表演体验。这个中国最英俊的男人见到我时，身穿T恤，拉里邋邋。但他女人般敏锐的感受力和对作品哲学主题肆无忌惮的深入，使我非常意外。于是开始了我们的合作。现在这个片子拍出来了，进入后期之前，孙周找我长谈，他手舞足蹈地描述着他的作品，从他古怪的动作和一连串大胆的剧照中，你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一部电影，其结构和叙事上的变乱已接近狂想的地步。以至于有些演员每次到现场尚不解其意。我想，这个人好像已经拍出了我想象的某种东西。

在这部集子里的确选了一些在我和在读者看来都算比较好的作品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被更多人接受，但如果多到洛阳纸贵，我就要怀疑，我是否变节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要传达真实的声音已经很困难，要更多人接受就近乎神话了。所以，我更相信我有一部分小众读者，以及少数几个永远忠实的朋友，我愿毕生与他们交流。自由的表达和真实的交流是文学的生命。

作者

北村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深得读者的喜爱，尤其是中青年读者对他的小说情有独钟，同时，也赢得影视界的青睐。其小说与影视剧本分别被张艺谋、姜文、吴子牛、孙周及张绍林等著名导演搬上银幕和荧屏。这些作品是：《武则天》、《强暴》、《城市猎人》、《周渔的火车》及25集电视连续剧《台湾海峡》等。

电影《周渔的火车》和电视剧《台湾海峡》很快将与观众见面。

长篇小说《台湾海峡》随后亦由本社出版。

责任编辑：黎雲秀

ISBN 7-5063-2322-2



9 787506 323222 >

ISBN 7-5063-2322-2/1 · 2306 定价：23.00 元

目 录

序	1
周渔的火车	1
最后的艺术家	61
陈 先 和	109
公民凯恩	148
强 暴	209
消 灭	265
破 伤 风	311
玛卓的爱情	325

目

录

周渔的火车

—

东西搬空之后，房子就像被一只狼拖走了内脏的身体，显得空空荡荡。这就是周渔的家，在黄昏后的阳光余晖中，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长。自从陈清死后，周渔就不停地搬家，一年下来搬了5次。好像要用迁徙的河水冲刷每一块悲伤的石头。可是石头还很多，其中有一块正卡在周渔的心中。中山起劲地指挥工人搬这搬那。小心衣柜的柜角，他吆喝的声势俨然男主人。这个出租汽车司机追求周渔也差不多一年了。女儿穗子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，她事不关己地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晃荡双腿，与其说她对搬家漠不关心，莫如说她对这个新来的即将成为她爸爸的男人充满怀疑。

中山拍拍手斜斜地跑过来，可以上车了，他说，老王坐大车，你们坐我的车。穗子说，我不喜欢坐小车，我要坐大车。中山有点尴尬，说，你是不喜欢坐小车还是不喜欢我？穗子看了中山一眼，径直走向大车。中山望了周渔一眼，笑了笑，我是一头牛，不干点活就会生病，如果今天再不来帮你搬家，就要

病倒了。

两辆车沿二环路奔驰。周渔从市中心搬到东门，又从东门搬到南门，再从南门搬到西门，然后从西门又搬回东门。这一次跑得更远，搬到乡下去了。中山都跟在身旁。他相信城郊花乡种植的鲜花能涤荡周渔浓得化不开的悲伤。车往建新花乡开去。沿途渐渐有织锦似的花圃展开在田野。中山问周渔，你闻到花香了吧？周渔摇摇头，我什么也没闻到。中山也摇头，这一年，你什么也闻不到，除了坟墓的气味。周渔立刻大喊，拍打着车门：停车！让我下去！

中山立即放低了声音恳求，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又一次玷污了你心目中神圣的东西，求求你别喊了，别开车门，好吗？

周渔这才渐渐冷静下来，车子重新开动了。

中山长长出一口气：我这是自找的。

陈清是个英俊的家伙，眼下他的遗像正握在周渔手里。中山笨得像一头牛，他不应该在周渔手握遗像时发出抱怨。陈清其实也不比中山英俊，中山还要孔武有力一些，但陈清的遗像与众不同，他的遗像是他打网球跃起接球的一刹那。他对周渔说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你就拿这张照片作我的遗像。结果，这句话成了咒语。三个月后，这个准网球运动员、市建筑设计院电工被电死在配电房里。

陈清天分不高资质平平，否则他就不会只考了个电力技工学校。有一天，对面艺校京剧班的周渔经过技校操场时，立刻被一个人吸引住了。周渔被陈清吸引并不是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英姿，当时陈清在球场上高歌，陈清唱的是《桑塔·露琪亚》。歌声像南美悬崖上突然飞起的鹰，把周渔的心叼走了。周渔在球场铁网外面停下不走了，手抓着铁网看着陈清。歌声渐渐低下来，陈清也看见她了。他们奇怪地对视了好久，然后陈清有点紧张地看了一下他的同伴，径直走过来。周渔突然感到心已

经冲破胸膛，掉到草地上了。

陈清隔着铁丝网抓住了她的手指：你是谁？

周渔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陈清就慢慢地笑了：你这样……好像探监一样。

周渔也笑了：探监？探谁啊。

陈清注视她的眼睛：探我。

周渔不说话了。陈清说，你等一下，我爬到你那边去。

周渔转身就走。陈清在众目睽睽之下翻越铁网，摇摇欲坠的铁网晃荡着，球友们起哄大喊桑塔·露琪亚！桑塔·露琪亚。

当晚周渔就躺到了陈清的怀中。周渔相信一见钟情的奇遇。尤其是陈清在球场上唱那首歌时悲怆的声调让她怦然心动，她不知道陈清好在哪里，但她能肯定自己可以立即完全托付给他，或者毋宁说她从此难以离开他了。陈清并不强壮，身材颇长，个儿也不算高，1.72米左右，但看上去很飘逸。他的学习成绩也平平，只是身边永远带着个乐器，不是提琴就是一把小号，插在裤兜里，有时左手还提着一瓶啤酒。他有一个本领，可以不换气把一瓶啤酒一次倒入喉咙。

他把周渔抱在怀里，他接吻的技术空前绝后。或许他深谙接吻对于女性的重要，周渔和陈清接吻可持续10分钟或者更长，陈清就有那么多花样，把周渔深深吸入，然后把她的五脏六腑一样一样掏空。周渔感到所有的灵魂都在嘴唇上了，愉悦和幸福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卷上来又冲刷下去。她说，你除了接吻好像什么也不会？

陈清说，这还不够吗？为了你，会接吻也就够了。

周渔爱听这样的话。的确，周渔找不出陈清还有什么优点，或者作为未来丈夫和家庭幸福的依据，除了唱歌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他的职业。周渔感到他俩的相遇除了爱情这个简单的原因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了。

陈清说，对了，我还会打网球。

那时打网球的人还不多。不久，周渔果然欣赏到了陈清打网球的英姿，他身子跃起双腿弯曲奋臂扣球的姿势，他横跃出去像鱼一样接球的姿势，种植在周渔的记忆里。周渔荒废了在京剧班的学业，天天往技校跑，终于错过了分配到省京剧团的机会，费了好大周折才留在了省城。不过是呆在图书馆里，成了一名管理员。但周渔在所不惜。她天天希望见到陈清，有时她的目的竟然具体到一次接吻，有时陈清有事走不开，他们就躲到学校后门的墙角，紧紧抱着接一个很长很长的吻，然后周渔就心满意足地哭着回家。那是幸福的哭泣。

事后周渔对中山说，那时，我只要一碰到他的嘴唇，就忘记我是谁了。

中山一听，立刻感到自己毫无希望。因为他认识周渔一年了，连她的嘴唇是冷是热都不知道。

新居是建新乡农民盖的一幢二层小楼，周渔租了楼上的三间，还有一个大阳台，阳台上摆满了鲜花。周渔是看中了这满屋子的鲜花，她不许房东把它卖了，房东笑着说，我会帮你拾掇，但不会卖它，要卖还轮不到这些呢。周渔说，不用你操心，我自己会拾掇。

中山指挥工人三下两下就把家具搬上了楼，家具很简单所以很快就搬完了。中山打发工人回家后，站在阳台上发愣。远处的落日正在渐渐消褪它的光芒，好像他正在消失的热情一样。工人一走，剩下他和周渔母女在一起，中山反倒不自在起来。他始终没有找到做这个家男主人的感觉，或者说周渔没有让他找到这种感觉。他走进屋里，周渔在铺床，但他看见她把头埋在被子里。中山知道她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。

果然，她把头埋在陈清的遗像上。

中山走到屋外去抽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死人能让一个活人悲痛不止达一年之久，这还不止是怀念，完完全全浸泡在悲伤中。中山不明白陈清好在哪里，当然他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好，但这无休止的悲痛让中山感到心烦意乱。

一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中山正汗水淋淋地拉完最后一个旅客准备回家，他遇到了周渔。这个被悲伤完全击倒的女人租他的车到公墓去。中山能记得这个东倒西歪的女人穿着一袭深蓝色西装，中山从没有见过这么蓝的衣服，蓝得像深海一样，里面穿着洁白的衬衣。她的脸被悲伤洗劫得干干净净，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活人倒像个死去已久让人深深怀念的人。中山被吸引住了。周渔上山时让他的车在山下等，可是中山左等右等，不见她回来。中山坐不住了，他来到墓区，看见一个悲恸欲绝的女人在哭泣，她整个人被抛进了哭泣的海洋，公墓的千万束白玉兰和百合花被风吹得齐刷刷地颤动起来，仿佛和她同声哀哭。

中山被震慑在那里。他就在那一刻爱上她了。他突然明白了，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丽。中山从墓园管理室买了一大束鲜花，飞奔到周渔身边时，他看见周渔好像已变成泪水，流到他身上了。中山用力地抱她，她的身体却慢慢地移出去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中山问。

啊？周渔如大梦初醒，又像恍若隔世。

中山又问了一遍，周渔还是茫然无知。

你哭了好久。

我哭了么？……周渔呆呆地问道。

中山这才知道，悲伤能使一个人变成那样。

当晚，中山把周渔带回了家，他把她弄上床时，她已经睡着了。他为她脱去鞋子，却不忍心脱去那深蓝的衣裳。那一夜，中山没睡，他不停地一边看着她，一边吸烟。看到最后，中山感到自己在她面前吸烟近乎是一种罪恶了，才知道自己完完全

全爱上了她。

他把最后一包烟扔掉，成功地戒了烟。中山对此十分惊愕，他戒了十几次烟未果，这一天他却在一个瞬间把它扔了，从此他一闻烟味就像闻到了烂稻草。重新吸上已到了这年年底。

中山守着周渔坐到了天亮。中山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女人，自己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。但他能够朦胧地看见，他已经被卷入那个女人的悲伤之中，悲伤竟也能使一个人那么美呵，他想，尤其是一个女人。奇妙的是，中山守着熟睡的周渔过了整整一夜，这种感觉有点像守灵。虽然他知道这想法不好，但只有守灵时，和躺着的人的感情才达到了最纯粹的境界。中山觉得是的，是这样的。

中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渔，周渔先是一愣，后来，她笑了。这是她自从丈夫死后，露出的第一个笑容。

这个笑容意味着，中山进入了周渔的生活。

我打算跟你交往不是因为我想结婚。周渔说，是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死了，需要一个人守灵。

随便你怎么说吧。中山笑，那我就当一个永远的守灵人。

中山原先以为周渔这句话是随意说的，随着时日渐渐飞去，他才感到周渔没有在开玩笑。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周渔也不说话。可是她看上去并不像那种沉默寡言的人。中山想，也许要给她一点时间恢复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周渔依然如故。中山收工来到她这里，时常带回一些菜，周渔爱吃的雪鱼、穗子爱吃的香酥鸭。三个人一起吃饭，话还是很少。幸亏中山也不爱多说话，他浑身是劲，收车回来还能帮周渔干上一大堆活儿，比如打扫房间、换煤气、刷墙，给吊灯换灯泡。

你就歇歇吧。周渔常常说，看来她对生活并无太大热情。

日子总得过呗。中山说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

这是中山会说的惟一一句幽默话。他干完活儿，还是不会

表达爱情，他的方式是慢慢地走到周渔面前去抱她，这时候周渔不会拒绝，但他很笨拙，姿势非常别扭。你把我弄得很痛。周渔说，压了我的头发。中山说，是你不理我。周渔回答，抱都抱了，还不理你？中山就说，吻一个吧，周渔不干了。

吻有什么不同吗？中山问。你要把吻留给谁呢？一百年以后，你会的，会跟他在一起。

周渔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，对，还不要一百年，我相信，很快就会在一起了。

晚上6点，大排档里，中山和一个女的坐在那里呷啤酒。这个女人叫秀，也是出租司机，追求中山两年了。她给中山倒满了酒。

你别再倒，中山说，你看你都倒溢出来了。

你很难请啊。秀说，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。她瞟了他一眼，喂，最近进展怎么样？

中山只顾喝酒，什么怎么样？

秀说，人家不爱你，你就别热脸贴个冷屁股直往上凑。

中山把杯一放：我就讨厌你这样说话。

好好好。秀说，我话不好听，可心肠热，我比那寡妇实在，信不？我疑心她犯了……什么病？

中山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她没病……可是，秀，你说一个人对另一个太好……不成吧？

秀说，看来我也不能对你太好。

中山打断她，我说正经的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苦追一年了，她为什么还想着那死人，我有那点比不上他？

秀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：中山，你要问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想不想听？中山，你还真不如他，有一点你恐怕真不如他。

中山疑惑地注视秀：什么？你说嘛。

因为他是死人。秀吐出几个字。